

王维谪居济州期间的三次出行

□非晚

唐开元九年(721)，诗人王维进士及第，授太乐丞一职。仅过数月，因属下伶人舞黄狮子违反礼制，受此案牵连，他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，掌仓库、租税、田园、市肆等事务。据《旧唐书》载，济州远离京师长安，地处黄河南岸，下辖卢县、平阴、阳谷、东阿、长清等地。初入仕途，王维就遭此重挫，心中苦闷难消。在济州五年，王维寄情山水，结交贤隐、僧道、庄叟，到访东阿、郓州及清河等地，在齐鲁大地留下了鲜明的足迹，心境也逐渐趋于平和坦然。

登鱼山，访崇梵寺

王维曾前往东阿，登鱼山访古。东阿置邑，始见《春秋》。秦时称东阿，置东郡。汉置东阿县。隋朝，东阿属兗州济北郡。唐武德四年，属济州，隶河南道。后其行政区划多次调整。作为州府司仓参军，掌管钱粮、租税、市肆等，王维造访东阿，可能系督查府库钱粮、考察市肆等事，也可能是专门去鱼山游览。

鱼山，因形似甲鱼得名，曹植就长眠于山下。据《三国志》载，魏太和三年(229)，曹植被封到东阿。此前，他曾被徙封安乡侯、鄖城侯，但生活并不如意，甚至到了衣食不继的地步。到东阿之后，曹植被改善，心情逐渐转好，在登鱼山时，感慨万千，“喟然有终焉之心”。王维登临鱼山，凭吊这位才高八斗的才子，对命运多舛的曹植，不知他会不会长叹一声？

王维登山访古的时候，碰巧遇上当地人的祈福仪式，他现场观看迎神、送神仪式，作《鱼山神女祠歌二首》，“坎坎击鼓，鱼山之下。吹洞箫，望极浦。女巫进，纷屡舞。”“倏云收兮雨歇，山青青兮水潺湲。”诗中描绘，在鱼山之下，有一场隆重的仪式，众人坎坎击鼓，声音响彻山谷，女巫翩跹而至，舞之蹈之，现场陈席奠酒，百姓虔诚祈祷，盼望神女降临。送神时，云收雨歇，天地清朗，流水潺潺。

除了鱼山，王维还曾到过

东阿覆釜村崇梵寺，与寺僧有过交游，可能还在寺院住过一阵子。为此，他写过《寄崇梵僧》。此时，相比初到济州时的苦闷，王维的心境应该开阔不少，笔下诗句透着禅意：“崇梵僧，崇梵僧，秋归覆釜春不还。落花啼鸟纷纷乱，涧户山窗寂寂闲。峽里谁知有人事，郡中遥望空云山。”

游历郓州一带

郓州，唐开元年间属河南道，是漕粮物资北运的重要中转地，贸易发达，商贾云集。王维在《送郓州须昌冯少府赴任序》中云：“予昔仕鲁，盖尝之郓。”仕鲁，即担任济州司仓参军，也就是说，贬居济州期间，他曾到过郓州一带。

在唐代，少府指执行县事的县尉，主要掌司法或司户事务。在送别冯少府赴任之际，王维在文中提及郓州：“书社万室，带以鱼山济水；旗亭千隧，杂以郑商周客。有邹人之风以厚俗，有汶阳之田以富农。”可以看出当时郓州商贸发达、商贾云集、人文荟萃，既有齐鲁儒学的醇厚滋养，也有广袤农田，让百姓丰衣足食。文中，王维语重心长地嘱托冯少府，在任上当兢兢业业、恪尽职守。这可能是王维离开济州多年后的作品，回想起在济州时曾造访郓州，往日情景历历在目，可见他对郓州印象之深刻。

渡黄河前往清河县

隋唐大运河北段称永济渠，过清河县境，当时清河为清河郡治。唐开元年间，在永济渠西侧建楼百余间，用来储存江淮之物。开元中后期以来，幽燕边地时有冲突，军队需求增加，清河建有军资库，通过运河从江淮等地征调物资，在此地储备转运，谓之“天下北库”。

清河县，属贝州，隶河北道，地处黄河北岸。从济州治所去清河，乘船最省时省力。鉴于济州、贝州无行政隶属关系，据此，王维渡河前往清河，可能是考察清河漕运相关事务，也可能是游览会友。在渡黄河到清河县城的途中，王维写下《渡河到清河作》：“泛舟大河里，积水穷天涯。天波忽开拆，郡邑千万家。行复见城市，宛然有桑麻。回瞻旧乡国，森漫连云霞。”从诗句来看，王维乘船前往清河，黄河水面十分辽阔，舟行其间，当诗人目之所及被河水笼罩的时候，远方忽然出现人烟，沿途又看见了城镇与田野。当诗人回望来时路，过往已经消失在云霞之中。正如王维此时的心境，从封闭走向开阔，从苦闷走向平静。

开元十四年(726)，王维离开贬所，启程返回长安。五年的谪居时光，王维去过东阿、郓州、清河等地，齐鲁大地周边的山水风物，渐渐治愈他内心的苦闷，让他的心灵在山水田园中找到了归宿。

投稿邮箱：qlwbrwqilu@163.com

故事里的沂蒙

革命烈士安哲：以身为炬，点燃日照革命之火

“抛头颅，洒热血，有什么难的？”这是安哲写在日记中的一段话，这段话正是他光辉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。

安哲(1906—1934)，原名安丰铎，日照县两城镇(现为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两城街道)安家村人，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，日照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，革命烈士。

1906年10月31日，安哲出生在日照县两城镇安家村一户家境殷实的家庭里。父亲安仲玉是当地有名的中医，深受人们尊敬。安哲8岁便随开中药铺的父亲念书识字，十分聪明好学。安哲自小就非常同情劳苦民众，在寒冷的冬天会将自己的棉衣送给家境困难、做不起棉衣的长工。

1921年春，安哲拒绝父亲让他学医的安排，走上了知识救国之路，在舅父的资助下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。求学期间，安哲勤奋刻苦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也是在此期间，安哲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，这一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，开启了安哲的革命征程。1925年8月，在邓恩铭、丁君羊的倡导下，安哲与志同道合的同窗郑天九、陈雷等人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——少年日照学会，开始在党的指导下开展各项活动，他们学习进步书刊，研讨时事政治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1926年3月，安哲经丁君羊介绍加入共产党。10月，根据山东党组织安排，他们赴武汉参加北伐战争。其间，安哲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。在这里，安哲听取了由恽代英讲授的工人运动、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等课程，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。1927年5月17日，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叛变，安哲与军校官兵一起参加了叶挺指挥的保卫武汉的战斗，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。

1927年8月，安哲被派回济南，担任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巡视员。1928年春，根据山东省委指示，中共日照县委成立，安哲任县委书记，郑天九、陈雷任县委委员，分别负责宣传、组织工作。这是根植于日照地区的第一个县委，是日照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。由于当时正处于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下，安哲以安家村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，积极开展农民运动，通过举办平民夜校、教农民识字等方式启发农民觉悟，并积极发展党员，不久便建立了中共安家村党支部。

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，安哲经常接济贫苦农民，耐心进行思想教育工作，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。安哲在日照秘密组织农会、雇工会、“觅汉会”“车小伙子会”、佃户会和盐民会等群众组织，积极引导农民群众进行减租减息等斗争，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，使广大农民群众认识到团结所带来的巨大力量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，为在日照县发展和建设党的组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到1932年10月，全县共有党员700多名、共青团员200多名，有100多个村庄有了党员、团员，全县建立了6个区委、45个党支部、25个团支部。县委还扩大了活动范围，北至诸城境内的桃林、马家庄子，东北至胶南县的大场、小场和泊里一带，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。

1932年春，中共山东省委决定，将中共日照县委改建为中共日照中心县委，负责领导日照、莒县、沂水、

诸城四个县的工作，安哲任中共日照中心县委书记。1932年6月，省委派巡视员到日照传达省委的指示，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“围剿”，要求日照县委组织农民武装起义，建立农村根据地。10月4日，安哲主持召开日照县第三次党代会，决定成立鲁南革命委员会，建立一支以党团员为骨干的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队。会议还决定通过了武装暴动的政治行动纲领、部队编制和军事行动计划。

1932年10月13日晚，日照暴动分南、北两路同时爆发。北路支队280余名骨干在安哲率领下，首先在安家村发起暴动，后整顿队伍，向家村进发。经过一天激战，攻克王家滩。之后，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占领了日照北部大镇两城。当晚在两城南大庙召开起义誓师大会，安哲在大会上宣布：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已经开始了！起义就是为了叫咱穷人有饭吃、有衣穿，不受压迫，当家做主人！安哲后续对部队进行了整编，把北路起义军编为两个大队、六个中队，还组织了侦察队、奋勇队、辎重队、看护队。安哲任总指挥，于贡方任副总指挥。起义军共有700多人。

9天时间里，北路起义军很快就拿下城北的大部分村镇。南路起义军由郑天九、陈雷等率领，也取得很大胜利。日照暴动历时13天，经过30多次大小战斗，革命烈火燃遍日照大地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安哲率起义军激战数日。终因敌众我寡，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，暴动失败，数百名起义军战士被杀害，整个日照处于白色恐怖之中。国民党反动派悬赏一千块大洋缉拿安哲。由于安家村的地主告密，安哲的妻子被抓到诸城关押，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尽折磨，后来由娘家凑钱保释幸免一死。安哲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决定疏散部队，转移干部，进行秘密斗争。他在许世权等人的掩护下，闯过敌人的层层封锁，辗转到了大连。

日照暴动虽然失败了，但这次暴动是当时山东省规模最大、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武装暴动，在反动统治十分严密的日照打开了缺口，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，使劳苦大众找到了共产党这一救星，找到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，点燃了黄海之滨的革命火炬。

安哲曾在旅顺龙王堂民众学校当教员，继续开展党的工作。在这里，安哲经常与山东转过来的20多名同志一起研究暴动失败后的日照县的工作，并派起义干部安茂祥、厉老四、邵子金等人秘密返回日照，恢复党的组织，继续开展农民运动。

1933年4月，安哲任奉天特委宣传部部长，化名王德海，以拉洋车为身份掩护，日夜奔走，开展工人运动。6月23日，因叛徒出卖，安哲被捕，被关押在日本警察署的看守所里，受尽严刑拷打，安哲始终坚贞不屈，丝毫没有吐露党的秘密。日本宪兵队只好将安哲作为嫌疑犯转交伪奉天法院监狱。安哲在监狱里组织狱友学习进步书刊，给狱友们讲革命故事，教狱友唱《国际歌》，不断鼓励狱友。11月末，他带领狱友为争取放风和不受虐待，开展绝食斗争，直到取得胜利。

1934年冬，备受日伪拷打和疾病折磨的安哲病逝在奉天监狱，年仅28岁。1960年，安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
